

新刻馬書序

古有河圖者。先儒指其時則天地泰
和。世則聖人在上。地則河洛土
以陰陽精純之氣。鍾于龍馬。而
心稟理數。運行臟腑。脈絡肢節。骨
肉形于背之旋毛。五十五圈。陽白
左旋而順。陰黑右旋而逆。若圖
畫然。古以
為瑞。為靈。義皇則之。畫易遂作萬世



文字之祖。周三聖演易。乾象馬。劉健
倡陰坤象牝馬。柔順從陽。遂別兩儀
生成之類。周禮馬五物象五行。五行
各一其性。乃自校人下牧。政隨性而
盡。馬性盡而人物可推。遂昭兩間化
育之效。周官公論道。燮理陰陽。獫狁
化寅。亮天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
邦國。凡天地間陰陽氣化。災祥鳥獸
先得馬行地。承天施獸中得之。更先
能論燮弘亮。即書懋德。罔有天災。鳥
獸咸若。而馬咸若。更先則域內順治。
有徵。苟或方外。有警。司馬以師平之。
遂顯四方。寧謐之治。衛文騾牝三千。
魯僖駟駟。牡馬詩人本于塞淵。無邪
心思。遂顯一心。孳牧之政。是故心政
一而馬豐。登戴記問國君之富。數馬

對者以此心政二而馬虛耗五行志
馬大瘦死天去其備而危亡隨之者
以此此志一動氣氣類感召不得不
然此非明于天地陰陽之故者弗能
與此後世惟漢臣丙吉近之乃獨舉
喘牛而遺民則偏舉失序歷代世主
皆以意智力為政以戰伐言馬心
之一二馬之登耗隨時而異而牧制
則官民兩者官牧較民牧誠優乃流
敝不察其害亦均難乎其語盛矣我
聖祖作述以武功定天下親犁虜庭察
虜俗占族類族類占中國皆以馬之
多寡卜強弱乃極重種馬即兩畿輔
歲徵駒備用數十餘萬以示強于虜
亦俾民導利代賦且自作武衛亦若
類于民牧而政善民不擾馬幾盛于

前代其後吏恣令繁牧地為豪貴奪
乃政勞民擾主事者忽議革而馬數
耗矣余久山居讀周禮月令前史而
知馬固有政惟其人舉先今執事南
北問寺嘗預聞其政思昔之人有善
養者張萬歲毛仲而今則郡邑俵寄
事有善相者伯樂九方臯子輿而今
則僕苑寺驗印事有善御者王良造
父而今則將領練馭事三事者得人
而

聖明在位心政純一將俾天地呈瑞陰
陽效靈人物安阜馬日登豐自此治
臻寧謐效在化育類見生成極于河
復出圖安得謂古之道而今則不可
復覩哉余至嘗以馬事詢署役無知
者乃取孳牧諸集篋中籍記數章令

兩生彙為馬書用式祇事者顧一時
參考未備又意或易遺忘亟謀刻于
李程王三問卿余翟孫王諸問丞吳
諫垣甘柱史韓駕部諸公而王問卿
楊諫垣何柱史賈劉二駕部諸公至
成之孫君既校語余宜序且曰執此
馬政斯舉亦可得超識于驪黃牝牡
外矣余謂如其能求諸外也可以與
于天地陰陽之故明其故者之于治
于道也即在于乘御間矣其于馬政
不將舉此運之哉

萬曆二十二年歲次甲午孟夏望日
太僕寺卿江右信州楊時喬書



馬書序

問伯宜遷楊先生刻馬經諸書成以
余佐政緣問序焉蓋先生之拜今官
也旣馬政久墮首訪所為蕃息之者
會塞磧多故遼東西尤困虜乘黃半
耗仰給太僕先生疏爭之不得益促
刷事且以詔疆場之有圍事者余受
之初謂先生止以牧事事也此卒業

而于古今治理有深概焉上古之善
于理者不過含和而葆真去智而守
一適而時順而不鑿析愿禁悍而不
伐天地之和結約籌思而不離性情
之德如此而已矣昔賢論至誠功用
參化育而終之以盡物之性旨矣哉
世未有不性其性而能適於理者故
夫食草飲水交頸跂足恣喜怒而靡
觸此馬之性也朝營夕息同道一德
順耕鑿于食飲此亦人之性也義軒
而下師皇以來寧渠夫牧人者之不
以馬喻耶又寧渠夫牧馬者之不以
人鑒耶善乎漆園吏之言曰是聖人
與伯樂之過也牧者思過半矣晚近
世直道漸散巧偽繁殖于是操切如
束濕解焚如亂繩重足易聽民救過

憂生之不暇吁嗟乎是獨非天地之
性乎哉夫降三代而論政者與論牧
于伯樂之後一也不得不科條程督
以明法守焉此馬書之所由作矣故
不有疴涼棧濕以隨其欲則其情不
適不有騰駒游牝以宣其時則其字
不息不有鞭策教跳以畢其技則其
才不盡不有講馭威僕以節其力則
其氣不蓄不有草木調劑以按其疾
則其害不去晚近世之所為考牧者
良然世稱九方臯視馬不必于驪黃
牝牡夫至於驪黃牝牡之不問則安
所稱天機者然則馬書其可以無作
耶楊先生蓋為近世之考牧計也故
條分縷析必竭諸書余得按籍而序
之天閑六種駑馬三良執駒攻特肆

祀以方次周禮月令第一掉手飛靡
指毛命物二羸五鴛善相所黜次伯
樂諸經第二承天行地馳驟風雨五
氣安和色脉就理次師皇諸論第三
血氣含靈依凭時序道與之貌人則
胡異次五運六氣諸書第四抱陰負
陽包含臟腑五行清濁勞傷之府次
八邪十八病第五三百六節穴道是

藏鍼烙驂劃載在明堂次鍼經圖說
第六百邪自心叢闕末証中扁就理
色澤表應次八十一難第七善敗所
由血氣盛衰邊關戰陳蹄裂是扶次
三十六黃十六蹄病第八燕雲遼海
土熱水苦中黃積發結滯為楚次三
十六起卧第九七十二大病第十洪
河西原朔風高厲乘風仰秣燥金覆

氣次三十九論四十六說諸書第十
一大江南北斥鹵之鄉水泉噓吸濕
溽互傷次七十二症圖說第十二禁
牧通淫架棚剪茨令節攸宜輔以藥
餌次四時調養諸方第十三虜有奇
畜是稱肉鞍千斤負重馬一駝三次
駱駝第十四

萬曆二十二年歲甲午中秋日提督

京營太僕寺少卿天台王士性撰



太僕寺

卿楊時喬

少卿李化龍

程奎

王國

王士性

寺丞余庭槐

翟思梁

孫成憲

王象賁

巡視禮科左給事中吳應明

山東道御史甘士价

兵部車駕司主事韓光曙

巡視禮科左給事中楊東明

陝西道御史何倬

兵部車駕司署員外郎馬怡

兵部車駕司主事賈維鏞

劉廷謨

主簿廳主簿高霄

信州鄉貢生蔣文俊聽選官張縮墓校

庫官蘇英春

新刻馬書目錄養馬法附御馬議

卷之一

周禮馬政十二

校人至圉人十二節

月令馬政四

季春 仲夏 季秋 仲冬

孳牧政議十

晉小駟對 魏戰馬對 漢匿馬對 漢羸馬疏 漢市馬議

愛惜民馬議 唐監牧碑 宋民牧議 宋市馬議

洪武年間

欽定榜文八條

永樂年間監苑

勅詞

欽定俵馬式二條

隆慶年間馬政疏畧 牧政議 馬種議

餽養事宜四

餽飲十四條 乘習 收放 養用 禁槽 調養

御馬疏議二

練馭議 調兌議 以上目錄

世嘗疑周禮較周制未合月令集古制成篇乃先

王遺制藉之有徵即馬政亦合二書而備乃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藥攻之說蓋有深意漢後鮮傳者觀之天地陰陽氣化災祥時所恒有先王以理察之得其所以然之故乃制為占測之法立之占測之人即授之以節宣和劑調攝歌舞起止鼓動之術名之曰巫巫者能其事而不能其理就其所能之事則謂之神明之跡不得其所以然之理則不可以謂神明之德乃災祥用此占測節宣和劑調攝歌舞起止鼓動由此暢發則亦謂之通焉可爾非若後世專以祈禱祝禳呪咀邪說當

之者也是故周禮司巫掌群巫之政而巫馬乃群巫之一其間天地氣化災祥流行鳥獸先得馬行

天施在獸中得之最先者巫馬能于乘治之間占測之遂相醫藥攻治復于中正可無疾病乃知先巫後醫相須為用是為燮理贊助之大政亦即巫馬可以知巫人即馬繁生可以知人樂生乃人物生于王者之世所生成若此何其幸也既自巫法不傳獨有醫在醫又不得其理何能俾人物生成各得其所嘗讀周禮慨之即若巫馬乘治之法不傳而其政則齊飲食簡六節日中出入春除

蓐釁廐夏庠秋駕冬獻教駘攻

駘攻特執散講馭

減僕禁蚕驅蠶焚牧通淫游北驕駒諸法自來孳牧者得其法則馬登否則耗未有能外之者則二書者其殆盡物性之書烏容疑哉自漢後馬政日異大究不出官民二牧又其後則市之虜又其後則求馬種于夷登耗亦隨時而異其槩則在于隨地孳牧得宜此篇內所列餽飲乘習牧放皆其事也乃若御法即將兵之法今悉不講兵馬不強以之顧古法無存而獨舉練馭數語附之于此以俟司封疆者考焉時喬書

信州貢生蔣文俊省祭官張綰纂校

新刻馬書卷之一 養馬法

周禮馬政十二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

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駕馬一物鄭氏曰政

謂差擇養乘之數也月令曰班馬政種謂上善似母者以次差之王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

齊馬象路駕道馬駕馬給宮中之役。王氏曰辨六馬之屬天子十有二開馬六種故也。劉氏曰

種馬一物至田馬一物五物者皆良馬也。一色為一物以象五行非有大小高下之差也。周人尚赤

則駕王路者必種馬也。時之所尚可以為種故曰種馬。王氏曰物者其毛其足其力見下文疏各

以類而相從故皆曰一物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圍三乘為阜阜

一趣馬三阜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廢廢一僕夫

六廢成校校有左右駕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

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乘繩證反

阜才阜反趣倉走反又清須反繫音計本又作數

廢九又反。鄭氏曰良善也善馬五路之馬鄭司

農云四匹為乘養馬為圉故春秋傳曰馬有圉牛

有牧玄謂二耦為乘師為趣馬也馭夫僕夫其帥

之名也趣馬下士馭夫中士則僕夫上士也自乘

至廢其數三百一十六匹易乾為馬此應乾之策

也至校變為言成者明六馬為一廢而王馬小備

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

合二千一百六十四匹駕馬三之則為千二百九十

六匹五良一駕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

大備詩云駉牝三千此謂王馬之大數與麗耦也

駉馬自圉至馭夫凡馬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

數不相應八皆宜為六字之誤也師十二匹趣馬

七十二匹則馭夫四百三十二匹矣然後從而三

之既三之無僕夫者不駕于五路卑之也。乘馬

一師四圉謂一乘之馬四匹則一人為師四人養

馬也駕馬麗為一圉則二駕共一圉也。天子萬

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因井田而制軍賦莫不本

于馬所謂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三頭此則馬

之家未嘗不自蓄馬故天子十有二閑邦國六閑

家四閑此則馬之在官者總十二閑之數不過三

千有奇而衛文公承狄難之後新造之國末

年亦至駉牝三千蓋舉官民通數而言也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

馬二種鄭氏曰降殺之差每廢為一閑諸侯有齊

則皆分為三馬。駕多于良者以馬材之不良者

多而充役事亦多故也諸侯大夫直一廂不分為

左右。辨其等則五良一駕

計其用則駕馬三良馬之數

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

攻特秋祭馬社減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凡大

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飾幣馬執朴而從之

凡賓客受其幣馬大喪飾遣車之馬及塋埋之田

獵則帥軀逆之車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

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凡軍事物馬而頒之等馭

夫之祿官中之稍食鄭氏曰四之一者三乳一牡

則心一馬祖天駟也孝經說曰房為龍馬執猶拘

也二歲曰駒春通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為其乘

匹傷之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夏通淫之後攻

其特為其蹄齧不可乘用也鄭司農云攻特謂騾

似陵反之馬社始乘馬者減僕謂蘭練馭者今皆

善也僕馭五路之僕也馬步神為災害馬者獻馬

見成馬于王也謂蘭習也馭夫馭貳車從車使車

者毛馬齊其色也須謂授當乘者幣馬以馬遺人

當幣處者也校人王飾之士喪禮曰馭者執策左

于馬後賓客之幣馬來朝聘而享王者校人受之

也遣車之馬言埋之芻靈也王巡守過大山川有

殺駒以祈沈之禮物馬齊其力也田獵齊足尚疾

廟齊毫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

也。月令季秋之月頒馬政命戎僕及七駟咸駕

載旌以設行陳蓋以操習天子之六種馬也先王

之練兵不惟習其人而又習其馬如此校人秋而

減僕冬而講馭夫其中恐亦有此意。王氏曰馬

社廢中之土神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秋馬

入廢之時故祭馬社此說大閱之時故祭馬步為馬

禱行也。按馬社此說大閱之時故祭馬步為馬

者馬社為始乘馬者夫養馬即始乘馬之人安得

分養與乘為二事哉况既名為社即知為土神安

得又以人言也。馬步步與圃字異而音同義亦

同說者曰災害之神馬病蝗螟害稼皆祭之。自

僕夫至圍師皆有祿舉馭夫以見之官中之稍食

指為王養馬于內者師圍府史不在官中鄭說非

也

也

也

也

也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

駑馬皆有物賈網惡馬凡受馬于有司者書其齒

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

物更其外否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若有馬訟則

聽之禁原蠶者賈音嫁更音庚。按校人六馬此

既少王所自養者是以給用不須買也。馬買于

民間故立官以為馬質質之為言平也。專以平馬

之賈直蓋馬之材質有高下齒有老壯力有強弱

色有純雜而其賈直因之以不等而其用之多者

有三曰戎馬為上田馬次之駑馬以共冗事之用

為下養之公者有時乎闕乏不得取諸民而未

嘗空取之也。又未嘗槩取之也。量三物而平其賈

以易之迨乎有事而當乘者於是乎受馬焉有司

書其色則不敢以駑易良書其齒則不敢以老易

壯書其賈則不敢以賤易貴且使受馬之人知惜

者入馬耳以為驗償以外駒二十日而死不用非

任也其外否者旬之外駒二十日而死不用非

用者罪故免其償也。以任齊其行者謂量其所載

輕重與其道里之遠近而齊其勞逸乃復用之。

網惡馬鄭氏曰網謂以縻索維之禁原蠶者原再

也。天文辰為蠶書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

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為傷馬

與。疏曰以其俱取大火是同氣也。直大火者

建辰之月日淺死速者全是養視不謹所致故責

其所償一如其原所受馬之齒毛與賈若旬之外

死為日既多或因任載過多馬力既竭可以致死

故責償如其毛色而不必如其齒賈又一等則免

其償以馬不任用

非用者罪故也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

之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說始銳反。良馬以

駕五路者校人頌之

趣馬贊而正之恐其有弗良也職卑者習馬故使
贊之劉氏曰六節者目以知其膽之不驚口以知
其性之不悖耳以知其力之不殫鬣以知其血之
有餘毛以知其氣之不暴蹄以知其行之不踣六
者簡馬之大節也。疏曰凡用馬當均勞逸故駕
說須依次第辨四時之居治者謂二月以前八月
以後在廐二月以後八月以前在牧放牧之處皆
有庠廐以蔭馬治是執駒攻特之屬校人之事趣
馬當佐之。解
鞅憇息日說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

于校人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于校人相息亮反

賈音古。鄭氏曰乘謂驅步以發其疾知所疾處
乃治之相助也賈賈二人粥賣也布泉也。疏曰
巫助醫。按馬病以藥為正而巫以助之故曰相
醫即乘治是已古者巫醫相為用雖於馬也亦然
後世巫一聽于神乃至於人之病也而有信巫不
信醫者非已。于神乃至於人之病也。疏曰非也官名巫

馬而其職止言相醫攻疾且受財于校人以給藥
用二者而已非有他厭禱之術也。又按財乃裁
度之謂非貨財也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

淫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古人牧馬皆有牧地

禁不使人得侵耕及輒牧牛馬頒之授園人以分
牧也孟春焚牧地以除陳生新草中春陰陽交萬
物生之時可以合馬之牝牡也贊焚萊者贊山澤
之虞。牧地即今之草場也易為豪右所侵占故
牧師一官專掌之然古者牧地之在官者易明而
後世牧地之在民者難清至有民間之馬無地可
牧者誠一切覈而復之則公私之馬不患其不蕃育矣

度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駢攻駒

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佚音駢

音肇又音道又湯堯徒刀二反散素但反。鄭氏曰九者皆有政教焉阜盛壯也詩曰四牡孔阜佚當為逸逸者用之不使甚勞安其血氣也馬三歲曰駢教謂始乘習之也攻駒制其蹄鬻者閑之先牧先牧制閑者也散馬耳以竹括押其耳頭動搖則括中物後遂串習不復驚也

正校人員選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騾六尺

以上為馬騾音來。凡言正者以尊正卑此校人謂師圍也員物數也正其員選其員不

應其選者正之數不缺人人不曠事也凡馬八尺以上則以備天子五路之駕故曰龍月令曰駕蒼

龍七尺以上為諸侯之上駟故曰騾殊其名者貴其用也其餘則曰馬而已朱子註傳釋騾牝但引此文不用

爾雅說圍師掌教圍人養馬春除蓐釁廢始牧夏房馬冬

獻馬射則充楛質茨牆則翦鬮蓐音辱房五塚也

圍師掌教圍人養馬故以師名冬

以蓐春則除之釁廢為將出牧又新而神

合以涼馬也楛質者樹楛以為射正質正也圍

師充之者以楛質翦鬮圍人所習莖取

楛斬莖則苦蓋之類也茨蓋也鬮苦也

圍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圍師凡賓客喪紀牽

馬而入陳廐馬亦如之鄭氏曰賓客之馬王所以

薦馬廐馬遣車之馬月令馬政四

季春之月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

書其數累力追切。鄭氏曰累騰皆乘匹之名是

牧之牡而合之以在牧而校數書之明出時無他故至秋當錄內且以知生息之多少也孔氏

春陽將盛物皆產乳故合以所累之牛相騰逐之
馬遊此繫牧之牝於牧田之中就壯而合之其在
既牝馬須擬乘用者則不放之既遊牝於牧之後
畜皆在野所育犧牲及小馬之駒小牛之犢皆書
其見在之數至秋畜產入時知其舊數欠少與否
及生息多少方氏曰累牛者繫累之牛騰馬者騰
躍之馬牛善順故以累言馬善走故以騰言合牛
馬而遊牝于牧所以順陰陽之性且欲其孳生之
蕃也牧蓋畜養之地然周官牧司之掌牧通淫乃
在中春鄭氏謂秦地寒涼萬物後動理或然也陸
氏曰遊牝則壯雖在牧不得遊也蓋嗜欲不制則
雖有龍牡猶將耗矣遊雖牛馬之真性若牡則連
之以羈馬編之以阜棧亦豈可少哉

仲夏之月游牝別羣則繫騰駒班馬政鄭氏曰游

妊之欲止也繫騰駒為其壯氣有餘相蹄齧也馬
政謂養馬之政教也度人職曰掌十有二閑之政
教以阜馬佚特教馳攻駒孔氏曰天子十有二閑
諸侯六閑大夫四閑每閑馬有二百一十六匹方

氏曰馬政者若周官趣馬之蘭其節正馬之治其
疾校人之便其屬瘦人之掌其閑以至圉師之所
教圉人之所養莫不有政焉故
班之也班則制而分之之謂歟

季秋之月班馬政命僕及七駟咸駕載旌旒授車

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扑普卜切

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校人職曰凡軍
事物馬而頒之僕戎僕及御夫也七駟謂趣馬主
為諸官駕說者也既駕之又為之載旌旗司馬職
曰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
常諸侯載旌軍吏載旗師都載旌鄉遂載物郊野
載旒百官載載旗是也給等次也整正列也設陳也
屏所田之地門外之蔽也司徒搢扑誓衆以軍法
也孔氏曰班馬政者謂班布乘馬之正令既班馬
政乃命戎僕御夫及七駟等皆以馬駕車又載旌
旗既畢授此七戎之車以尊卑等級正其行列
設于軍門屏之外東西廂以尊卑等級正其行列
兩行之間北面誓之也七駟者天子馬有六種

別有騶則六騶也。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騶為七載。旌旒者按周禮司常云日月為常交龍為旒通帛。為旒雜幣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旗龜蛇為旒全。羽為旒析羽為旒及國之旗大閱贊司馬班旌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郡建旒道車載旒存車載旌此仲。旗川里建旗縣鄙建旒道車載旒存車載旌此仲。冬大閱所建旌旗鄭所引司馬職是仲秋治兵實。出軍之事司徒地官掌邦教故司徒職云施十二。教八日以警教恤則民不怠司徒主事今田獵出。車亦於所獵之地而措扑此面誓之馬氏曰仲夏。之班馬政則其正以養為主季秋之班馬政則其。政以御為政則其命僕及七騶成駕為天子御者僕。也為諸侯羣臣御者七騶也載旌旒則司馬之九。旗以帛為之者始於大常而終於旒以羽為之者。始於旒而為表識然周官旒旒刻它可知矣方氏曰旒。旒所以旒而為表識然周官旒旒刻它可知矣方氏曰旒。建大常而下其數有九此止言二物者舉其畧爾。戎事以革車為正倅車為副田事以木車為正佐。車為副莫不各師有等則張幕有幕次故亦。馬之屬掌次言師田則張幕有幕次故亦。

設於屏外則王雖在野亦有內外之辨也。扑謂。焚司馬教官而用此者以其方教於田獵故也。言扑作教刑是矣。摺謂摺之於帶設扑而摺之以。示有事於教無事於刑也。誓則欲其不犯命馬必。此面則以田主。殺陰事故也。

仲冬之月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

者取之不詰畜許六切。鄭氏曰此收斂尤急之。時人有取者不罪所以警懼其主也。

方氏曰孟冬既命百官謹蓋歲又命司徒循行積。聚矣至於月農猶有不收藏積聚馬牛畜獸猶。有放佚者則是惰游之民而不聽令者也。人或取。其牧而上不為之詰馬亦宜矣。

率牧政議十

晉慶鄭止乘小駟對

晉惠公與秦師戰于韓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

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惟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僨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強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及戰晉戎馬還漳而止

魏吳起畜戰馬對

魏武侯問吳起曰凡畜率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饑飽冬則溫廐夏則涼廐刈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

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饑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慎無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漢汲黯論民匿馬對

武帝大初二年匈奴渾邪王帥眾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買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汲黯曰今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除以縣次傳之何至今天下騷動罷中國甘心夷狄之人乎上默然

之所宜其害馬一也法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二也
地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三也大費佐舜調馴鳥獸
鳥獸多馴服其後周孝王封大丘非子曰栢翳其
後世亦為朕息馬也古有秦龍氏周官服不氏掌
養猛獸而教擾之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馬
非異獸必有能馴之者非世官不可也羗童胡兒
項髻徒跣隨水草畜養牧馬與人意相喻非有書
生文學法度理也法數變馬與人皆不自適何以
能遂其生況置之磽陁無所藪蓄或禾稼稻稔之
田溝塍封限遊騰莫逞非所以適其走壙之性也
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絃以步追之勢不相
及今莫如市馬尚即上言用其計以輕騎鈔擊斬
首四百級獲牛馬甚衆

勅令騎卒愛惜民馬議

自嬴秦以降科馬於民配之於軍民終歲動動破
產輸官脂膏已竭及配軍後類侵尅芻菽食以蕪
襍處以污穢甚或雇賃輦載坐視羸瘠倒死恬不
畏明是嚴責於編民而輕棄於騎卒者也兵法云
弱不攻強徒不遂飛昔晉人乘異產以從戎事慶
鄭知其必敗今以不閑練之卒御羸狡之異產即

馳逐數十里已呀然汗矣況用之出塞以禦奔風
逐電之虜騎乎有欲嚴同伍互償之禁使知愛惜
其馬亦救濟一法至於措置得宜又當有長策也
哉

唐監牧碑

以下皆節畧

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敬其本
也日中而出日中而入禁原燎牧除蓐釁廐時其
事也潔泉美薦瘠涼棧濕翹足而陸交頸相靡宣
其性也攻駒教跳講馭減僕刻之則之羈之策之
就其才也不反其性故親人樂藝節樂如舞之心
昔元魏起代北故馬為特盛雖唐馬未必能及也
故曰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
背相踈此馬之真性也

宋李覺市馬議

議者以為欲國之多馬在乎啗戎以利而市其馬
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廐牧之數不加者失其生息
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轉徙馳逐水草騰駒遊牝順
其物性所以蕃滋其馬至于中國繫之維之飼以
枯藁離析牝牡制其生性玄黃虺隤因而減耗宜
然矣古者因田賦出馬馬皆生於中國不聞市之

於戎今所市戎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千往來資
給賜予復在數外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
非理之得也今宜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之將卒
增為月給俟其後納馬則止馬是則貨不出國而
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獲
萬匹況夫牝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昔猗頓
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牝乃適西河大畜牛羊
于猗氏之南十年間其息無算況以天下之馬而
生息乎

洪武年間

欽定馬政榜文 一馬料豆煮熟務要涼冷多用料
水與草拌勻方可餵馬不許熱料餵養飲水畢緩
緩牽行回轉約有五七里然後拴空閑沙土地上
隨意睡卧不許在槽拴繫不便 一春草生發時
月或馬十匹或二十匹或三五十匹隨赴水草便
利去處晝夜牧放如遇炎暑蚊蚋水發時月務要
馬赴高阜無蚊蚋水滄去處收養每日午間趕樹
陰下歇涼無樹陰轆搭涼棚歇涼夏天炎熱辰時
飲水一次午時飲水一次至晚飲水一次春秋冬
月巳時飲水一次未時飲水一次每月二十日或

半月一次將鹽水餵啖馬匹亦不許與牛拴繫一
處餵養 一如是馬頭家內生畜不旺許令人戶
議和於生口旺相貼戶家內看養務要置立馬房
馬槽地下不許用磚石墊砌常川掃除潔靜不許
縱放雞鵝等畜在馬槽馬草內作踐亦不許梳篦
頭髮馬誤食了生病 一兒馬春間群牧時月務
要加料餵養臙壯照依原搭配定騾馬依時群蓋
定駒如果原關兒馬軟弱不堪着令民人另尋好
壯兒馬群蓋但有蓋過騾馬只將原蓋兒馬羣蓋
再不許將其餘兒馬混雜花蓋定駒不便 一府

州縣置立印信群蓋文簿與管馬官吏收掌躬親
提調逐日蓋過次數定駒日期明白於各騾馬格
眼內逐日仍填寫以憑稽考比較令羣長各一體
置立羣蓋簿附寫比較每年正月二月三月趁時
羣蓋定駒并買補日期亦於簿內附寫明白夏天
炎熱時月須用天氣晴明清辰晚天涼候羣蓋若
蓋過三五次却停歇三五日再用兒馬羣蓋若果
騾馬打踢不受羣蓋方是定駒仍五日一次用兒
馬照試如果不受的係定駒其騾馬先須吃草後
方可飲水不許餵蕎麥稭黍穰雜糧及淘米泔并

一應污水餒飲落駒不便 一補領或孳生三歲
騾駒照例每兩年納駒一匹永為定例若虧欠馬
駒務要買補相應馬駒還官照依原搭配定騾馬
依時月務要加料餒養三歲兒駒群蓋騾馬不得
定駒即用大兒馬羣蓋 一管馬官吏時下鄉提
督看視馬匹要見定駒若干顯駒若干重駒若干
明白附寫印信文簿候本寺官出巡比較正月至
六月報定駒七月至十月報顯駒十一月至十二
月終報重駒但是新羣蓋者只作定駒 一按古
書內馬初生無毛七日方起號為龍駒仰各該官
吏着令養馬人戶如有孳生馬駒生得奇異不與
衆馬相同者如法用心看養明白申報

永樂三年監苑

勅詞 凡監苑視其地里廣狹為上中下三等上苑
牧馬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苑有圍長一
圍長率五十夫每夫牧馬十匹

永樂三年初設陝西甘肅二苑馬寺

成祖先命甘肅寧夏總兵官度地勢次第設置
勅曰今設苑馬寺以廣孳牧每寺統六監監統四苑
寺置卿少卿寺丞監置正副苑立圍長以率牧馬

之夫春月草長縱馬于苑迨冬草枯則收飼之今先設四監爾處應有牧馬宜分配與之凡回回韃靼以馬至者或全市或市其半牝馬則盡市之以給四監其監之未設者即按視水草便利可立處遣人以聞馬政重事其加意精思有可行者悉宜條奏毋有所隱

欽定俵馬式二條

欽定齒歲七歲以下三歲以上尺數四尺者為上等三尺九寸者為中等三尺八寸為下等三尺七寸者如果臙壯無鞍瘡癩病者姑准驗收冊內即填

上中下等第七寸以下者終是矮小不收

欽定兌馬式

一臙息二分者作堪兌一分半者作備兌一分者作不堪或花色或鞍瘡或癩病或作踐瘦損有鞍瘡者仍係騎坐馱載所致皆不用

隆慶年間馬政疏畧

修馬政在盡牧養之宜百姓養馬四時之中惟夏秋之月為易而冬春之月為難夏秋天氣和煖水草牧放隨宜休息無凍害之苦比至冬月春初草枯水涸風烈氣寒無牧養之便在家鮮芻料之儲

縱田畝有所入貼戶有所資而官司查點未及目前之凍餒方殷雖坐視其馬之斃而有不恤者亦其勢然也甚者人尚無食何以飼馬人尚無居何以棲馬故馬之倒失惟寒冷之月為多一歲之中自十月以至二月於此數月而能善其餵養保其臙息則一歲飼牧之功思過半矣臣請倣古監牧之制而為圍槽餵養之法州縣附城擇寬闊空隙水草便益之地每馬二百匹或三百匹為一苑每馬三匹為一廐自十月起至二月各養馬人戶通令在廐餵養霸州文安曾有行此法者一二歲間馬匹臙息異於前但以一時草率未有定制官離任而政即廢也

牧地議

永樂年間官設苑監之法更議裁酌經理量擇郊外豐曠之場分簡營軍之善畜馬者率馬而時牧馬官備牧料列廐攢槽隊長醫獸如法調其水草適其遊息官每較馬肥瘠以示勸懲操時定等牧時別料豐其良健而汰去其羸劣諸督牧長帥亦必以馬肥瘠示勸懲

馬種議

太僕寺志顧存仁考丘文莊公云自唐以來中國馬不足往往與戎獫狁互市然多費財用而實無益於用宋南渡以後失中原宜馬之地而所資以為戰騎者求於西南夷蓋有不得已焉者今世全得中原之地凡西北高寒之所宜馬之地皆為吾所有苟制置得宜牧養有道典掌得人又何患乎無馬乎患無其人耳宋李覺言于太宗其說亦如此然今馬常患不壯以無善種當必取之戎夷而楊文襄公乃謂得西寧洮河等衛茶易番馬以之給軍備操周濟邊用以之作種則風土異宜孳牧多損余恐不然唐初得突厥馬而開元之馬以雜胡種而益壯陝土風氣與番近豈有不宜若丘公之論施于中國馬盛之時則不可易矣夫馬必有種世稱青海驄馬日行千里蓋乃得波斯馬種云

餽養事宜 十四條

餽飲

凡養馬冬暖屋夏涼棚頭平繫行相離稀闊槽道潔淨揀擇新草篩簸粟豆若熟料用新水浸淘放冷方可餽之其飲馬水切忌宿水凍料塵草砂石灰土蛛絲諸雜毛髮食之即瘦瘁生病或以鹽水

飲者勿多。多即損其腰腹。以成腎冷之患。即惟宜

新水以時飲之。遇夜不飲。冬月飲訖。便須捧行。即

無傷後失。仍日看其糞溺。若溺清糞漫。即無病矣。

凡槽忌以猪槽。及用石灰洗飾。馬有汗繫於衝門。

此三者皆令馬落駒。術曰。常繫猴孫於馬坊。辟惡消百病。

凡餒有三芻。一曰惡芻。二曰中芻。三曰善芻。善謂飽時。

與惡芻飽時與善芻引之令食之常飽則無不肥。對草廩雖足。豆粟亦不肥。充細對無節。莠音餘。去

節而食之者。令馬肥不啞啞。

凡飲有三時。一曰朝飲。少之。二曰晝飲。則酌其中。

三曰暮飲。極之。一曰夏汗冬寒。皆當節飲。諺曰。日中騎。穀日中騎。水斯言。旦飲。須節。

水也。每飲食。令驟則消水。小驟數百步。亦佳。十日一放。令其陸梁。舒展。令馬硬實也。

凡飲餒芻水者。其則有三。故云。三飲三喂也。夫三

者。一曰少飲。半芻。二曰忌飲。淨芻。三曰戒飲。禁芻。

是故。少飲者。飢渴休飲。足。尫羸休飲。足。妊娠休

飲。足。半芻者。飢腸休喂。飽。出門莫喂。飽。遠來亦忌

飽。此謂一飲一喂也。忌飲者。濁水休教飲。惡水休

教飲。沫水休教飲。淨芻者。穀料。須當節。灰料。須當

潔。毛髮。須當擇。此謂二飲二喂也。戒飲者。騎來不

得飲。料後不得飲。有汗不得飲。禁芻者。脹大休加

料。騎少休加料。炎暑休加料。此謂三飲三喂也。夫

飲喂而有其三者則馬驟四時無患任使騎習矣
凡喂者冬暖屋夏涼棚面南拴勿北繫節籛豆穀
凡有砂石灰塵蛛絲毛髮務於潔淨日令觀其形
狀夜則聽其喘息較驗草料多寡詳察疾病有無
斯謂蓄養之道也但如尿清糞潤鼻氣溫和脉呼
三五唇舌鮮明皮毛光彩體健神清頭尾不動輪
歇後蹄如此則為無疴之狀故飲喂而得其則也
是故觀外形察內受芻水有節飲喂有三使馬驟
不致天橫而終天壽矣

凡馬有三飲三餵草慢腹內似痛空喘不止釋曰

三飲者須禁遠行有汗不得飲迎風而走不得飲也三餵喂飼須要細意揀擇草料內須看砂石雜物傷肝多喘啞傷腎拖腰痔直傷肝羸瘦傷脾起卧是也

凡新馬能食而瘦者為有蠹螿每煮豆二斗用不
蛀皂角三挺貫衆一兩火麻子一合同煮料候熟
去了皂角貫衆如常法餵之蟲出添臙即止

凡飼父馬令不闕法多有父馬者別作一坊多置槽廐到芻及穀豆各自別安惟著橫頭浪放不繫非直飲食遂性舒適自在至於糞溺自然一處不須掃除乾地驥卧不濕不干百疋羣行亦不開也

凡飼父馬令不實法細到芻枋櫛楊去葉專取莖和穀豆秣之置槽於通地雖

雪寒勿令安廐下一且走令其肉熱馬則硬實而耐寒苦也

○梁米考之本草分三種青黃白以色而名之即秈米也青者襄陽出黃者西洛出白者東吳出即今江南江北淮南皆有之味甘微溫無毒羸馬生食者皆能補脾胃養五臟生血生腠無有不美

○粳米即白晚米處處有之大小四五種猶同一類味甘性平無毒皆能補脾胃益五臟壯氣力止泄瀉惟粳米之功第一耳

○糯米造酒之米也味甘性平無毒凡喂馬者以糟用之皆能補中益氣實腸胃壯筋髓生腠旬日而見其功

○粟米即小米山東最多味甘性溫無毒和中益氣養胃寬胸止泄瀉利小便陳者最良

○赤黍米穗熟色赤者是也味甘溫有微毒能補中益氣多食者生煩熱昏五臟軟筋骨尤甚

○陳倉米味酸性平涼無毒平胃寬中下氣消食補虛損除煩熱止泄瀉甚嘉 以上米部

○大麥煮半熟用井花水淘過味甘性溫無毒寬腸胃化草谷調中益氣搗搥生用補胃氣強筋髓為藥化宿食逐冷氣消肚脹進草谷開胃口無不甚

嘉

○小麥味甘微寒無毒解心熱消煩渴利小便養脾氣大有奇功

○麩味甘性溫無毒厚腸胃實飢膚強氣力壯筋髓脹大者少令食之 以上麥部

○黃豆煮熟用之生者作瀉味甘性溫無毒生心血實腠理厚腸胃長肌肉廼為諸料之美也

○黑豆味甘性平無毒其功與黃豆相同又能解烏頭毒

○豌豆味甘性溫無毒和脾胃長脂肪臙寬腹臙潤皮毛有驗

○紅豆又名赤小豆味酸性平涼無毒利水氣消脹滿止泄瀉解諸毒立効

○白豆即今飯豆是也味酸性溫無毒補五臟煖腸胃益十二經脈之氣

○菘豆味甘平性寒涼無毒熟用去心肺火生用泄五臟熱解諸毒大有功 以上豆部

○木樨草佈種之草也與葱韭類同割而復發河南河北多種之其形枝高葉密味甘性涼無毒祛臙腹熱瀉三焦火生臙和血無不甚嘉

○鮮草溪壩深水而生江南淮南多有之味苦性寒

無毒清咽膈瀉心火臙馬食之甚嘉

○巴根草味甘性平無毒食之健脾胃有大功

○四花草味甘性溫無毒羸馬食之甚美

○熟地草江北淮南河南地畝多有之傍谷豆而生

味辛酸性溫無毒壯筋髓多食者作瀉

○狗尾草味甘性平無毒添臙和血有小功

○胡麥苗俗名彥麥即野生麥也味酸苦性寒有微

毒食之破腹損臙傷血敗氣臙馬有熱者可以食

之

○菜豆苗味甘性寒無毒去三焦火洩五臟熱解諸

毒尤妙

○大麥苗味甘性溫無毒寬腸胃化草谷開胃口如

神

○小麥苗味甘性涼無毒健脾胃瀉火退胃中邪熱

○稗子苗味甘辛性微溫煖中焦補下元久食者發

瘡

生秈稻草味甘辛性熱無毒生心血強筋骨久食

生熱

○秣黍草味甘辛性熱有小毒不可食食者作脹損

臙 以上青草部

○秈稻草味甘性平無毒生心血養胃氣強筋骨壯精髓喂羸馬月余而成駿驥

○直頭秈稻草味甘性平無毒生新血而不足保元氣而有餘

○晚稻草芒稻草也味甘性溫微寒健脾經開胃口生臙和血旬日而顯大功

○糯稻草味甘性寒無毒臙馬食之由可羸馬食之冷腎經敗元氣傷脾胃損臙

○大穀草味甘性溫無毒北方嘉禾也食者生血生臙無不甚美

○糯穀草味甘性涼無毒食者平和北方造酒之穀也

○穀草即晚穀也味寒性寒無毒不可食食者損臙

○黃稻稽味甘性溫無毒健脾利小便久食作渴

○黑豆稽味甘其性微寒無毒其勿與黃豆稽同

○菘豆稽味甘性涼無毒清上膈之小水分陰陽止泄瀉如神 以上枯草部

○井花水味甘性平無毒清心解暑冬健脾胃北方者水深土厚其性甚嘉江南味寒性寒久飲者令馬焦毛損臙積濁

無根水即井花水清晨初汲者是也能和藥敷諸黃毒其性味與前相同

○河道水北方澄清者可飲混濁者不可飲南方近山者味寡性寒飲者損臙傷血

○澗水山澗之水也味酸性溫有瘴毒飲者令馬生腫

○溪水村溪之水也味甘性平無毒飲者和血生臙塘水塘池之水也與村溪相類性味皆同

○濁水不澄清混濁穢汚之水也不可飲飲者傷血敗氣損臙束臙諸疾由斯而發也

○激水猶食之水也家家有之味酸性熱有微毒不可飲飲者傷胃減草束臙焦毛牛飲者勿論

○麩漿水味甘性寒無毒去心抑熱久飲者傷馬腰胯

○米泔水淘米之水也味甘性寒無毒飲者傷胃傷血損膀胱積濕濁熱疾者用二道水少許飲之

以上生水部

○滾白水即熟水味甘性溫無毒溫腸胃煖子宮乳馬墮胎者甚嘉

○米飲水即熟米湯也一沸澄清者候溫用之味甘

性溫無毒煖腸胃化穀草和氣血長脂臙寒疾飲者甚良久飲者多生熱疾

○秬米茶用米一升炒黃色入水一斗同煎數沸以米熟為度候溫飲之味甘性溫無毒健脾胃進草穀止泄瀉利膀胱寒疾飲者開胃

○清心糊米水大米或小米用一升炒枯色取出揚去灰塵用無根水淘三次去其火毒將鍋亦用井花水刷淨仍入水一斗和米以文火慢煎一沸取出去渣揚去火氣候溫飲之味苦性涼無毒清心歛肺瀉三焦火利小便熱暑症飲者甚良

以上熟水部

禁京師馬食酒糟

弘治六年太僕寺卿何鍾條陳六事其三言餒養無法軍士愛惜馬匹餒以實草實料其馬始終臙壯無他病損有等姦徒未關本色則已賣籌及關折色徒取自給而惟以酒糟啖馬酒糟性熱而味惡性熱則馬生瘡而傷氣味惡則不作臙而損力雖強壯之馬數月之後即致羸損甚者不能啖糟因之而死今在營每把總下馬有百匹者有七八十匹者中間有上臙有中臙有無臙除上臙中臙

聽其自養無臙之馬每令把總下各會集一處街巷空地申酉二時把總官親至其地點視以熟草綸料餵之一月之後科道官查驗有臙息者免其餵養其無臙者懲之仍行嚴禁不得餵以酒糟如此則馬不致瘦損而軍士知警矣

時常調養食料

馬以土生水草食料不齊調習無法以致臙瘦皆餒養不精故也法用豆一石皂角五挺貫衆五兩同煮熟餵飼三五日一次食後控御行步須放頭平免損馬肺粹脚起卧使不得久立免傷筋骨則馬臙壯自無病損此四時皆宜者

乘習

凡乘習一日荷三日驅四日馳五日奔終而復始千里無病遠來有汗擗行喘定汗息去鞍即時放驥繫於迎風勿近舍簷移時方餵

牧放

凡牧放春月諸羣趁茂草刼臙同陂牧放至氣候極暄即各歸棚遇盛熱大暑於辰時上棚迎風繫行打首着嫩草貼餵至晚涼下棚如雲陰及氣涼更不上棚凡值大風雨即時上棚若遇雪寒苦冷

即入暖棚應上棚以白草芟草依時餵秣即當早
午晚三時飲水如大暑酌度量加飲數每遇飲馬
就便看驗有無病患交點疔數每三日一次專上
棚繫行作輪次瓜洗口鼻眼目膏膊令獸醫遍看
口色有病者嚙啗甚者別槽醫治逐羣每番輪兵
士四人當番隨羣照管不住往來挨撚攪撥驅喝
無致羣聚立卧務要透風以免承罨生病若冬寒
雪壓草苗不可牧放即歸監

養用議 馬政碑畧

武備未嘗一日而忘則馬政亦未嘗一日而不講

是故有苑囿焉若吾民之有田廬也有芻秣焉若
吾民之有廩囷也有羈勒韉箠焉若吾民之有衣
被履舄也至于人力所不能及則又立祀以主之
亦猶吾民之有先農先嗇焉者其備如是當是時
歌於皇華則云騏駒駟駘田於秦則云駟鐵辰牡
牧於魯則云驟黃駢驕延至於漢猶曰閭巷有馬
而阡陌之間成羣何則養之之日多而用之之日
少也養之多則力有餘用之少則力不匱故神歆
其祀民受其福而邦家亦永有終賴焉馬之有益
於人國也亦大矣

練馭疏議

古有御馬法不傳惟前魏武侯問及此疏議畧存云

練馭議

京塞之馬以備騎操戰陳之用平日必時加按勒
鞭策俾其練習閑熟乃緩急足倚如止芻牧安佚
則血氣凝滯精神散漫馭用難必其不驚駭奔逸
不足騎操戰陳安所倚之是以古有善御之法為
是爾近歲庚寅春本寺唐罔卿疏古人之練兵也
不惟習其人又習其馬一行陳兵識將意馬識人
意曉然自喻于搖手舉足之間故所嚮皆克有如
目不習旗鼓之容體不習鞍轡之事而以試于敵

欲無敗得乎晉惠公與秦戰乘鄭小駟慶鄭曰乘
異產從戎事及懼而變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後果
敗劉玄德久不復騎嘆髀肉復生夫人不可習勞
也而况馬乎今馭法不講而禁騎坐轡瘡有禁鐙
花有禁錐有霜蹄不習控御而况其不能禁也徒
為下人嚇詐之資而已是以邇者本寺議俵寄馬
凡負重載則有禁若管伍騎操將用于戰陳者不
禁即古御法不傳今京塞群將中當或有明陣理
得騎法能自識王良造父之術者訪求之俾之主
馭專訓以按勒鞭策之事則練習閑熟必有兵識

將意馬識人意所嚮能克者庶幾兵強馬健實為
安攘辰猷烏容不講也萬曆甲午正月楊時喬識
調兌議

古之銜馬者歌言春紅游牝秋青駕旌又言春花
紅馬通淫秋草青馬食肥夫游牝通淫者以春為
交接孳育之時駕旌食肥者以秋為馳牧練馭之
時此摘周禮月令語稱之實王政生之以時用之
以時對時育物之道也以故馬各適用無有天札
顛棄者即霸者亦識此舊傳秦穆公于仲夏調馬
出戰相馬者孫陽曰今時值仲夏炎暑薰蒸疫症

大作未敢輕出穆公遂停兵罷戰以待秋成陽施
劑制疫氣諸疾悉愈群驥望之如雲錦秦人以孫
陽為能後世兵家倣之凡以夏月役馬為不時乃
國制俵取種馬寄養民間謂之俵寄調取寄養馬兌
給京軍謂之調兌俵寄分春秋兩運而調兌則定
于秋間此遵王政對時取用之制亦善矣邇者遼
鎮奏討寄養馬以給征太僕以職事謂寄養馬乃
專為兌給軍營騎兵防守都城拱護

陵寢征討入衛應援勤王軍國固本安內居重至計
各關邊舊有苑僕衛所馬例未有自內遠調者疏

請止未得行又䟽暑途千里跋跣人馬溝壑欲待
秋成又以事急未得行卒遣馬至山海乃調于養
民允于邊軍皆不悅且苦之偶適久曠幸得霖雨
疫不作而猶日曝水泡汗蒸力疲毒發蹄艱果有
溝壑者亦有畏阻半途逃匿者即幸存而軍強受
將來鮮足騎征似為棄之視允問丞君回語之特
書此以貽後之災夏慎勿調馬者甲午六月望日
又議